



Z 文荟

追 鱼

□ 周华诚

在一方小池中，碧清的水里悠游着一群小鱼。阳光之下，鱼儿游动时鳞片闪动起太阳的光辉，自在极了。

这鱼，这水，都非同一般。

在公园般秀美的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我们随着水流了解这座工厂的运行状况。这是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周边几个镇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水质，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出水作为张相湖湿地公园的生态补水。

难以想象，眼前这群小鱼，居然是悠游在处理后的再生水中。

不由想起我家乡的水——桃花溪四季流水潺潺，源出于高山，山中植被密布，大树与灌木从构成万物生长的家园。小时，仍能爬上那些高山。山中野果很多，八月炸、野山楂、野苹果、野生猕猴桃都是山里孩子特别喜爱的美物，而百合、栀子、杜鹃、红花檵木、白花檵木和山茶花，数不尽的花朵，四时装扮山野的美丽。至于动物们，更是山野的主人，野兔、小鹿、野猪、獾、蝴蝶、蜜蜂，总之，要细说山中的秘密，恐怕一天一夜也说不完。

我喜欢南方的山野，喜欢自然之中的劳作与生活。稻田里的晨昏冬夏，溪流边的雨雪春秋，都有无尽的乐趣隐藏其间。只要俯下身来，凝神注视，大自然的秘密就会慷慨地向你敞开。

此时，我是置身于千里之外的北方。这里以平原为主，没有高山，却有广袤无垠的沃野，河流纵横的湿地也是万物共生的乐园。在张相湖湿地公园，一汪一汪的湖面，碧波荡漾，水草丰茂，白色鹭鸟、灰色鸳鸯出没于绿色的芦苇荡，起起落落，悠然自得地觅食和嬉戏。河边柳树下，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吹奏乐器。午后的闲暇时分，困意袭来，有人还倚在树旁打盹。兴许，在他的浅梦中，也会有不尽的鸟啼虫鸣，也会有雨后的落花多少吧。

污水处理真是叫人赞叹的发明，那么多人掩鼻的污水滚滚进入，经过一道又一道看不见的工艺，变清澈了，无毒无害了。参观时，听技术人员口中一个又一个数字，夹杂着“水解”“絮凝”“沉淀”等词汇，脚步前行，只见水流越来越清澈，心中忍不住赞叹起来。最后，在一张桌子前，他拿起一个瓶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地饮了一大口，然后告诉我们，这就是刚刚净化出来的再生水！这简直叫人震撼。

于是我相信，人与鱼与蝴蝶是一起的，不过是一道出来玩，有时落在南方，有时落在北方；有时落在高山，有时落在平原。我们呼吸同

样的空气，一饮一啄亦是同样的水源。你看见鱼儿，便也看见了自己。子非鱼，子亦鱼也。

施家崖村的“崖”，本地人读作“岩”。这个小村庄人口不多，只有一百多户，四百多口人。章丘的铁锅有名，而同属章丘的施家崖村，却做着“水中的事业”。

漫步村中的荷香生态园，见一口口藕田中，小荷才露尖尖角。“再过两个月来看，荷花盛开，到处都是看花人。”这是村支书的话。此时，他扛一柄钓竿，带我们去田边感受田园之趣。到了一口塘边，他在钓竿上挂上钓饵，一边闲聊，一边抖动竹竿，不一会儿起竿，只见钓绳上赫然挂着两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

藕虾套养，是施家崖村的新招牌。藕田里养起小龙虾，藕也能卖钱，虾也能卖钱。游客们来了村里，自己钓虾，既收获了乐趣，又满足了食欲。这里养的小龙虾，是村支书特意从微山湖运来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淡水“三宝”之一的微山湖青虾，色泽红亮，肉质细嫩，营养丰富。从四月到十月，小龙虾供应不断。从八月到第二年五月，白莲藕则供不应求。一口藕塘，四季都有收成，这儿让人直呼想不到。不过，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藕荷开花，连绵不断的花，也吸引了大把游客。

不过，更让人赞叹的是，施家崖人还养鱼，且养的不是一般的鱼。众人走进锦鲤产业园，发现这里的池中，养着大小各异、花色斑斓的各种锦鲤。这里的锦鲤也不论斤卖，都是论条，且在网上拍卖。0元起拍，一般能拍到两三千元一条，最贵的一条锦鲤曾拍到二十多万元成交。

前两年写南宋题材的书，我知道在南宋的德寿宫里，就有专门养鱼的池子。不过，宋高宗养的是金鱼，全身红色，被称为火鱼。正是因为宋代园林的发展，追求自然山水的野趣，文人士大夫在园中挖池注水，借水成景，又养起了色彩各异的鱼儿，这才慢慢有了美丽的金鱼，进而风靡天下。岳飞的儿子岳珂，在他的《桯史》中写道：“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卿为上，鲤次之……”后来锦鲤传入日本，经过日本的人工选育，慢慢发展出一百多个品种。因此，或许我们也可以，锦鲤的最初起源是在中国，而且是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紧密相关的。

锦鲤养殖发展到今天，已异于一般的农产品概念，而应归属于文化产业了。锦鲤的养殖，需要优质的水源，施家崖村已经有三家锦鲤企

业，且不说它了：每一条锦鲤的花纹不同，颜色不同，又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在普通人眼里五彩斑斓的鱼，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在锦鲤行家眼中，却有严格的评定标准，有不同的审美等级——这是一篇大文章。

这也令我想起一句话，“满街都是看花人”。看花人，与不看花的人，是不一样的；看锦鲤的人，与看不见锦鲤之美的人，也是不一样的。听说施家崖村还发展了“方家院”“大队部”“竹轩院”等北方特色民宿，时常有城里的人来度假。那么，游客们来做什么呢？现在，施家崖村已经慢慢带人看花看锦鲤了，这真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三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的人海口在东营，我们赴东营，也是为感受黄河之海的壮阔恢宏与生物多样性之美。滚滚河水携带大量泥沙，在入海口附近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在黄河与渤海相汇的地方，成为黄河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也创造了地势低洼的深水下觅食。

跟随讲解员孙彬酌的脚步，我们漫步在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之前在上海工作，学的是航空专业。后来是被黄河口的生态资源与壮美风光所吸引，决定回到土生土长的家乡东营，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带领游客们领略这里的一切美好。小孙每天会穿行在自然保护区的动植物之间，这里的每一天，似乎都向他展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小孙带我们去看东方白鹳。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四月至十月，数千只东方白鹳在黄河三角洲附近筑巢、产卵、育雏，翩翩起舞。小孙常带游客们乘船前往岛上，近距离观察这些高贵而优雅的生灵。

小孙说，他最热爱的就是鸟类科普乐园了，以前，鸟类科普乐园还叫“鸟类救助站”，里面住着一些受伤的鸟儿。在这里，人们都知道大天鹅“小雪”的真实故事——有一年在越冬途中，“小雪”负伤，幸得黄河口鸟类饲养员老李的救助，



两
个
月
后
恢
复
健
康。
“小雪”再也没有离
开黄河口。如今十
年过去了，“小雪”依
然跟

老李形影不离。

此外，迁徙性鸟类青头潜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全球仅存150只至700只，近几年也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频频逗留。它们似乎很享受这里的生态环境，以水生植物和鱼虾贝类为食，能敏捷地潜到四米深的水下觅食。

穿过百万亩摇曳的红柳树林，穿过绿浪翻滚的芦苇荡，我们在海上廊桥感受大河入海的磅礴气势。一低头，能看到水中大小鱼儿游弋穿梭。我问小孙：黄河入海口附近的鱼多吗？

小孙说，鱼很多啊，有鲤鱼、梭鱼、鲻鱼、黑鲷等等，数不清，对了，还有刀鱼。后来小孙告诉我，根据2015年版本的《黄河鱼类志》统计数据，黄河入海口附近大约有183种鱼类。

“最著名的，一定是黄河鲤鱼了！”依靠着下游辽阔的水域，黄河鲤鱼长得异常壮硕，野生的黄河鲤鱼外观也非常漂亮，有金黄色的鳞片和红色的尾巴。

“保护自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东方白鹳、黑天鹅、白鹤、野鸭、鹭鸟，一百多种鸟类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小孙说，鸟儿们的选，就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优良的最好佐证。鸟儿们为何而来？正是人间好处，追鱼而来。

一条大河在奔腾万里终于投入大海的怀抱之时，飞鸟与鱼，成为此时此刻，最细致入微的故事讲述者。

Z 跋履

在日照遇见苏轼

□ 张克奇



真是没想到，在日照，我竟然会遇到苏轼。我们相遇的地点，是在五莲的九仙山上。

苏轼是个既让我膜拜又让我感到心疼的人，我在他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他在“身如不系之舟”般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所表现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随缘洒脱，以及不为外物得失所累的旷达个性，托举起了他生命的至高境界。

纵观苏轼的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坎坷磨难中度过，但是因为密州，因为马耳山、九仙山，使得他的生命得到了很多温暖和慰藉。宋代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37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得以主政一方，一时意气风发、身心通明。当时的密州，管辖今天的诸城、五莲、安丘、胶南等地，地域也算辽阔。苏轼在这里抗洪灭蝗、赈贫救灾，久藏于心的诸多抱负得以施展，深得民众拥戴。公务之余，苏轼怀揣一颗激荡之心，经常在那片土地上策马奔驰，亲山友水，把酒临风，活得既舒展又充实。

知州的两年时间里，苏轼曾不止一次来到九仙山，每每沉醉不知归路，不仅留下了“九仙今已压京东”的名句，还留下了无数印迹。直到现在，这座山上还清晰地留存着他的三处题字：一为题写于九仙山西山峰摩崖上的“第一山”三个大字；二为题写在一块巨大磐石上的“白鹤楼”三字，下款署“熙宁九年九月轼”，三为距此不远的一块卧石上的“留月”二字。对此清光绪《诸城县志》和清道光《诸城县续志》等志书里均有明确记载。

驰骋沐浴于山水之间，苏轼不禁豪情大发，乘兴写下了著名的天下第一快词、苏轼豪放派诗风的开山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还有那首同样被广为传诵、经久不衰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诗词是不是写于九仙山已不得而知，但是里面一定包含着九仙山的影子，包含着苏轼游走九仙山的那份快意和爽快，以及久酿于胸腹的百转千回。因为对于苏轼来说，九仙山是一座永久矗立在他心里的山，是他生命里的另一座“超然台”。宋代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苏轼被调往河中。临别之际，苏轼对马耳山、九仙山作了最后的远望，并挥笔写下《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闲。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

也许苏轼永远不会知道，在一次次通往九仙山的路上，他不经意间就把文化的种子播撒，把文化的基因注入了这片原本瘠薄的土地。在苏轼离开密州五百年后，“拂衣而归”的丁惟宁隐居九仙山东麓的丁家楼子村。丁惟宁于明代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中举人，次年又高中进士，先后任直隶（今河北省）清苑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巡抚直隶，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年）督饷陝西，授湖广襄陽兵备副使。次年因遭诬陷而辞官，回到故里隐居九仙山，笔耕不辍，创作出一代奇书《金瓶梅》，成为那个深藏不露的“兰陵笑笑生”。清代康熙四年（1665年），其第五子丁耀亢因作《续金瓶梅》六十回而被捕入狱，经友人全力营救才得以获释。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2013年，第四届和第九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照五莲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虽然直至今天对于《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依然没有定论，但是能把两届研讨会放在五莲召开，已充分说明业界对丁惟宁和《金瓶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光阴荏苒岁月长，总有扑朔迷离事。已经默默矗立了四百余年的丁公石祠和仰止坊，应该最明了这里面的真假虚实吧。

除了苏轼、丁惟宁，明清时期的王铎、苏京、阎毓秀等历史人物也与日照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岚山区多岛海景区里，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留下的被誉为“万里海疆第一碑”的海上石碑。此碑始刻于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古人在海边礁石上的石刻作品。碑身东半部分竖写的“万斛明珠”、“砥柱狂澜”为王铎所撰；西半部分横书的“星河映影”、“撼雪喷云”为苏京所题。王铎和苏京皆为明代进士，明亡后皆归顺清朝，同为两朝重臣，又都擅长书法，成为挚友。阎毓秀是清代武进士，曾任安东卫（即今天的日照岚山区）守备（最高军事长官）。他们三人皆在宦海沉浮，想必内心都有着复杂的千感万慨，甚至难言之隐。涨潮时，碑身隐于海水之中；退潮时，碑刻露于海滩之上。这涨退之间的隐与显，也一定暗含着某种特别的隐喻。

面对这部海上石碑，我久久不肯离去。

Z 谈薮

AI时代，藏书的意义

□ 韦力

如果以形式论，古人的藏书处主要是藏书楼，今人则为书房，这种差异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书籍的体量问题。

中国古书大行稀，平均来说，以半叶九行十八字本居多（因为古籍单面印刷，中间有版心，以版心对折形成AB两面，故古书的一叶等于今日双面的两页），古书的开本大致相当于洋洋装书的24开，一册古书大多分为两卷，一卷一万多字，古书的半叶通常不足两百字，而洋洋装书一页大多在九百字以上，一册32开本的洋洋装书以中等水平计约十几万字，若以24开本计，则是二十几万字，因此，古书与今书比起来，在同样字数下，体积要大十倍以上。

以此数论，陈、夏二师的藏书量不输于嘉业堂，因此他们的藏书若放在古代，估计要头下现住小区的几栋别墅才放得下。生产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太多的便利，现代印刷术使得当今读书人有间书房基本就能满足一般需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今人的书房基本等同于古代的藏书楼。

任何事情都要在同一条件下谈论，比如上面将藏书楼与书房做比较，其条件乃是拿实体书来相较，否则游戏规则就不对了。比如有人说，他的电脑或移动硬盘里面存着几百万部书，这话我信，但他要说藏实物书远不如电子书时尚新潮，我会貌似诚恳地一笑：的确，您好好地藏着这些硬盘，太有价值了。夏虫可以语冰乎？

除去感情上的不接受，其实电子书在实用上的确有许多便利，尤其是在搜索关键词方面减少了许多翻书查找的时间。因此，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如果其藏书的目的是为了阅读，而不是为了做某方面的研究，那么，多几块硬盘就足够了，这要比买实体书经济得多，并且更经济的地方是不用发愁多买几套房来装书。

有藏书之好者，无论古今，其智商平均值都在中人之上，那为什么算不明白这么低段位

的经济账呢？很多人的藏书已经堆到了几无下脚之地，但还是忍不住地买书，尤其是见到久觅不得之本，定会毅然决然地将其买下携回，这样的爱书人大多说过无数回要为书房减负的豪言，但见到爱物时，就把这话忘得一干二净，这才是钱包渐瘪终不悔。

人不是机器，实体人不是AI，人有情感活动，但AI却是理性的，阿尔法狗能够打败围棋世界冠军就是因为它没有情绪波动这个坏毛病，同样，它也不会有那种精神胜利法，在人看来，虽败犹荣：你赢了，你也不是人。

有一段时间元宇宙热闹了一阵子，在虚可结连理枝，“我家左邻扎克伯格，右邻贝克汉姆”，那份傲娇不输阿Q两碗黄酒下肚后的豪言：与赵老爷原来是本家，细细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也许在设计理念设计上考虑不周全的地方，总之，元宇宙没能由红到紫，那些花大价钱买虚拟庄园的人，不知道能否脱手自己的物业，当然，用一句“失败乃成功之母”来争回面子，也不失为上策。

果然没多久，ChatGPT大火，热度远远盖过了红极一时的元宇宙，听说微软公司已经把元宇宙取消了。比尔·盖茨大量投资ChatGPT，很多人认定这不是一轮新的割韭菜，各路大神纷纷跟进，预言家们迅速激动了起来，继续老调重弹地说一遍哪些行业会被淘汰，其中就包括编辑出版。

按照这种说法，书的末日马上就要降临了：真的如此吗？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停留在人类现有知识基础之上的总结，其实人类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书籍乃是先民智慧的结

晶，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走得更远更高。无论AI发展到什么程度，总是要在现有资讯的基础之上，再萃取出更加高级的理念，无论人类还是AI，总不能得渔翁忘筌吧？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纸本书终究有被淘汰的那一天，这就如同太阳终究会熄灭，不再发光发热，但那个时代对于今人何干呢？即便拿进化论来说，人类历史不过是宇宙历史中的一瞬间，等到太阳熄灭的那一天，人类早已找到了新的栖息地，比如埃隆·马斯克已经预言50年以后人类就可以登上火星了，更不用说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在已知的未来，我不认为纸本书会被电子书取代，尽管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越来越多，检索手段也越来越方便，但爱书人对纸本书的执拗不会因为电子书的风行而终结。无论是藏是用，在能够看到的未来，还会有很多酷爱实体书的骨灰级发烧友。

从表面看，每家的书房不过都是书籍的摆放和陈列，除了内容上的偏爱外，爱书人在书房中所寄托的情感是局外人难以体味得到的。

有人说，书房是不可示人之地，但也正因如此，增加了书房的神秘感，很多人都想以窥私癖的心态到别人书房中一游，比如我就有这样的怪癖。幸好在这个世上，有如此怪癖之人还有不少，但限于条件，能够实践自己窥私愿望的机会并不多，由一位懂书之人作为代表，去了解，去观察，去访问书房主人，然后将之行于文字，再配上相应的照片，把这样的书出版出来，这与过屠门而大嚼庶几近焉？

Z 花间

动物献给夏天的花朵

□ 卢海娟